



落落鱼 著

皇·宫·有·个·小·色·魔
HUANGGONGYOU GEXIAOSEMO



皇宫有个小色魔

“休休，过年想要什么礼物？”皇上笑眯眯地问。
“休休要……”休休顿了顿，
望着皇上英俊依旧的脸，又看了看两旁的嫔妃们及皇后，
笑道，“休休要当妃子！”



珠海出版社



皇宫有个 小色鬼

落落鱼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宫有个小色魔 / 落落鱼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10.8

(三生石 / 周影主编)

ISBN 978-7-5453-0405-3

I. ①皇... II. ①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4470 号

皇宫有个小色魔

主 编:周 影

著 者:落落鱼

责任编辑:潘杜鹃

装帧设计:天下书装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2639330 2639344 2639345 邮政编码:519000

网 址:www.zhcbbs.net

E - mail:zhcbbs@zhcbbs.net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68 字数:80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3-0405-3

定 价:104.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001 初来乍到……1

002 皇室生活……21

003 皇宫暑假……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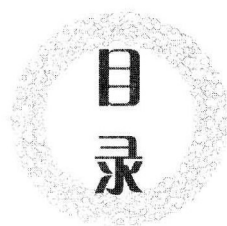
004 出宫一日游……55

005 美人夜泽……65

006 选妃成选秀……88

007 太子钦点……109

008 风流阁……126



Contents

009 邻国世子……140

010 暗藏凶险……155

011 深入虎穴……167

012 再穿嫁衣……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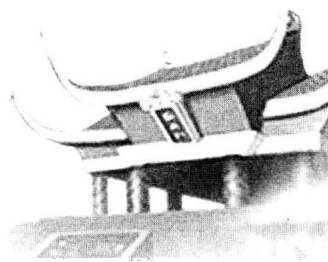
013 身世之谜……208

014 理还乱……228

015 真相……246

016 大结局……259





001 初来乍到

京城。

万丈光芒松松散散地笼罩着气势宏伟的皇城，此时正值酷夏时节，那明晃晃的阳光一出来便抱着要燃烧大地的目的，来势汹汹地烤着街道上原本就稀少的人流。

休休便是被这一阵又一阵的潮热惊醒，圆溜溜的眼睛警惕地四处张望，可无论她怎么努力，看到的都是一堆貌似被褥的东西，这东西紧紧裹住她的身体，无论怎么用力，也无法摆脱，只觉得自己是身在火堆里，即将要熟透的食物。

心一紧，难道自己真的死了？不是到了天堂，而是到了地府？不，应该是地狱才对！

可怜她从小沦为孤儿，好不容易长大，还没来得及恋爱一回，便被检查出患了白血病！穿白大褂的医生很遗憾地说：“没找到符合血型的骨髓，需要等一等……”

可怜的休休大好的青春就在冰冷的医院度过。她希望十几年前狠心遗弃了她的父母，会在报纸上看到她的现状，并良心发现地来救她。可是，老天爷似乎故意要她死，眼看着日子不多了，休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哪家的娃子？”一道声音“咻”地传过来，休休睁开眼，伴随一股恶臭，一位衣着褴褛，头发黏成几缕的乞丐，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休休。

“大热天的，估计是被她的家人丢在这里的。”另一个乞丐也围了过来，仔仔细细端详着休休，突然对另一名乞丐笑着说，“要不，我们收养了她吧？这娃子多好看，等她长大了我们就不愁没人孝敬了。”

被问的乞丐略略思索，赞同地点点头：“不过，这还是个奶娃子，要奶水，我们上哪去弄？”

“这好办啊，陈二家的母猪不才下崽吗？夜里去偷些奶水回来。”

“说的也是啊。”

两名乞丐自顾自地讨论着，还没征得人家休休的同意，脏兮兮的手便伸了过来。大脑处于迷糊状态的休休还在想：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这两名乞丐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黑白无常？不过，地府不至于穷成这样，官差都沦为乞丐？

等那乞丐抱着她穿过无数街道，当她看到古色古香的建筑，看到穿着古代衣着的人，还有热乎乎的包子时，休休才得到了有力的证据。证明，这还是一个有活人的世界。

“老兄，你怎么光顾着自己吃？”最先发现休休的乞丐很鄙视正抱着休休的那名乞丐说，“没看见小娃子圆溜溜的眼睛盯着么？也不给人家吃一点。”

那乞丐憨憨一笑，掰了一小块放到休休嘴边。休休彻底无语，吱呀呀叫嚷着：“没看到人家还是婴儿么？婴儿没长牙，怎么吃？还有，你们吃饭前都不洗手吗？黑糊糊的跟熊掌没有区别，我休休虽然再度沦为孤儿，也是有尊严的孤儿，坚决不吃不干净的东西！”

“她怎么了？”不明所以的乞丐，看着休休小手胡乱地抓着，担心她是不是病了？

最先发话的乞丐更鄙视他：“你到底带没带过孩子？她还没长牙，怎么咽得下去？”

“那、那怎么办？”

最先发话的乞丐投个白眼过来：“快些吃，吃饱了去弄奶水！”

那乞丐顿时觉得很无辜，说不给娃子吃的是他，现在怪他给娃子吃的还是他。

他们吃饱后就把休休晾到一边了，双双靠着墙壁，双眼一闭，貌似都睡着了。休休饿得慌，吱呀呀地吵着，惊动了其中一名乞丐。那乞丐瞧了一眼放在地上的休休，推了推另一名乞丐，惊慌地说道：“这娃子怕是饿坏了吧？你瞧，我们刚刚抱着她大半天，她都没哭一声。”

那乞丐想了想，瞪了他一眼说道：“难不成你想她哭得你心慌？你掐她一下试试。”

休休一听，还没等那脏兮兮的手伸过来，已经扯着嗓子“哇哇”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叫嚷着：“我怎么这么命苦啊，好不容易挨到下



辈子，本以为上辈子受苦，这辈子便有好日子过，没想到居然还是被人抛弃了……抛弃也就算了，还被乞丐捡到。”

休休这一哭，两名乞丐立刻哭丧着脸，望着地上的娃子，丝毫没有办法。

“我看，她定是饿坏了，我现在就去陈二家弄奶水过来。”一名乞丐说着就要起身。

“你傻啊！天还没完全黑，你不是自投罗网吗？”

“那怎么办？”

“这天也快黑了，过一会儿，我们就去。”

休休听到有奶水，呀呀了几声，便渐渐停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她确实是被那种濒临死亡般的饥饿感，弄得再没有力气哭泣了。一会儿，又觉得眼皮很重，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醒来时，天已经黑了，伸手不见五指，更看不清周围的事物。好在是夏天，夜里除了凉快一些，也不觉得有什么。休休被被褥裹得严严实实的，蚊子找不着目标，只在周围乱窜。睡了一觉，休休感觉精神好了一些，不过那要命的饥饿感，又无声无息地袭来。

休休实在受不了，咧开嘴正要发挥婴儿的特权时，远远有脚步声靠近，她屏住呼吸，等脚步声靠近，借着那人手里的破灯，看清楚是捡到她的那两名乞丐。

一名乞丐手里端着缺了无数个口的碗，也不知碗里是什么东西。总之，休休觉得那味道臭得跟猪粪没有区别，伸手捂住鼻子。再看另一名乞丐，原来那猪粪味儿竟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

那乞丐一边摆弄着身上的脏东西，一边念叨：“陈二家的母猪脾气跟陈二一样古怪，我不就是要点奶水么，那头母猪看见我就像是看见了仇人一样，拼命反抗，害得我弄一身猪粪，真是臭死了。”

“的确臭死了，你还在这里做啥？快去河里洗洗。”

打发走那名全身散发着恶臭的乞丐后，留下的这名乞丐放下灯，走过来抱起休休，要将那碗里的东西喂到休休嘴里。

休休听说是母猪的奶水，已经反胃地差点吐了，这会儿怎么可能咽得下去。顿时，嘴一横，“哇哇”的哭声穿透破屋顶，惊得在树枝休憩的鸟儿挥舞着翅膀，寻找安静的地方去了。

休休不要喝猪奶，休休不要被乞丐收养。休休一想到自己的命运，哭声就没办法止住，哭累了休息一会儿，继续哭，一直闹到天亮。那两名乞丐最后只得垂头丧气地决定：

“依我看，还是把她送回去吧，这么闹腾着，我们也没办法啊。”

“嗯，这娃子相貌好，是富贵命，我们留着她，怕是会害了她。”

旭日东升，阳光金灿灿地照耀着京城，休休躺在城墙下，期待这回捡到她的不再是乞丐。在美国的上帝似乎听到了休休的心愿，等休休被惊醒时，看到的的确不是乞丐了。

“老爷，老爷，您看这是什么？”

一个少年的声音传入休休的耳朵，休休睁开疲倦的眼睛。那大约十七八岁的少年，惊喜地盯着休休，一边挥手，一边喊：“是个孩子呢！老爷，您快过来看看，这孩子好可爱！”

“嗯，好可怜的孩子，怎么躺在这里？”伴着声音，一张巨大的脸映在休休黑溜溜的眼眸里。

这回不是乞丐了，休休暗暗叹息一声。瞧那中年人一身赘肉，再看他拇指上戴着镶了一块翡翠的金戒指，也知道是有钱的主儿。休休咧嘴一笑，伸手要抓住那中年人的手，准备死赖上了。

“也不知是哪家狠心的父母，竟把这么可爱的孩子丢在这里！”抱起休休的中年人，立刻和休休站在了一道战线上，很是痛恨那个抛弃休休的人。

那少年也附和着，小骂了一下抛弃休休的人，之后盯着老爷怀里的休休，期盼地问道：“老爷，要不我们把这孩子带回去吧？”

“嗯！”中年人点了头，抱着休休上了马车。

马车慢慢前进，一摇一晃。休休很饿，开口又讲不出话，怕哭了会惹恼这个有钱的主儿，就一直用圆溜溜的眼睛盯着他，试图用眼神交流。可那老爷，笑呵呵地望着休休，一个劲地逗休休笑，自言自语道：“这娃子真漂亮，也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

休休一惊，因为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不过，拥有成年人思维的她，时刻保持警惕，生怕那老男人会揭开包裹她身体的东西，一看究竟。

休休当然是没办法阻止了，只感觉到自己突然被他举起来，然后又放下来，听他乐呵呵地笑道：“果然是个女孩儿，还这么漂亮。”

他高深莫测地望着休休笑，休休被他笑得毛骨悚然，小心脏“扑通、扑通”直跳。同时，脑海里有个声音在喊：“难道，这个老男人喜欢猥琐小女孩？”

没想到刚刚逃离了狗窝，又很不幸地到了狼窝？休休啊，你怎么就这么命苦啊！



“老爷，是女孩还是男孩啊？”先前发现休休的少年，现在负责赶马车。他趁着空当，脑袋伸了进来，笑着问道。

“是女孩。”那老爷笑呵呵地回答。

“太好了，夫人不是一直想要个女孩吗？一会儿夫人看到她，肯定会高兴的。”少年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休休松了口气，不由得放松了警戒线。因为饥饿，也因为婴儿原本就嗜睡，加上马车一摇一晃，像极了婴儿喜欢的摇篮，休休就这样躺在那中年人的怀里，沉沉睡去。可是，她始终睡得不安稳，当那少年喊了声“老爷，我们到了”后，休休也同时睁开了眼。

眼前的建筑，是复古式的四合院，门口有两座石狮子，高高的匾额上写着：吴府。再看，门口排成两排，足足二三十人的迎接队伍，休休已经百分之百确定，这是特有钱的主儿。而且，他家的夫人喜欢女孩，休休想，她留在这里应该会过得好吧。

休休晃动着圆溜溜的眼睛，试图寻找那位喜欢女孩的夫人时，发觉所有人皆好奇地盯着她。而站在最中央，那个雍容华贵的妇人，原本一脸笑容，瞥见休休时，立刻拉下脸，二话不说，转身朝里面走去。

吴老爷，也就是捡到休休的那个中年人，立刻将休休丢到一名丫环模样的女子手里，便去追那妇人了。休休直溜溜地望着，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小格子，这是哪来的孩子啊？”抱着休休的丫环，低声询问陪同老爷一起回来的少年。

少年挠挠头，笑道：“是我和老爷在路边捡的，估计是被家人丢的，我们觉着可怜，所以……”

“这么可爱的娃子，他们怎么狠得下心？”那丫环叹息连连，轻轻摸了摸休休的脸说，“我先带她去找王妈，她定是饿坏了。”

出于婴儿的本能，休休没顾忌什么，终于饱饱吃了一餐，抬头瞧那王妈，只见王妈一脸慈爱。其实，被称作王妈的女人并不老，大概就二十几岁的模样，休休猜想她大概是府里的奶妈。有钱人害怕身材走样，通常都会招奶妈带孩子。不过，那吴夫人看着都四十岁了，还能生？

休休不明白，耳边一阵孩提哭声，让她立刻明白过来。

王妈放下休休，抱起床榻上另一个孩子，一边哄，一边喂奶。

休休被带进这房间后，一直没有再见到吴老爷，到听有丫环过来和王妈说：“夫人和老爷一直吵，都一天一夜了，砸了好多东西。”那丫环感叹连连，瞟一眼摇篮里的休休，又说道，“夫人怀疑，这孩子是老爷在外面的野种，还说要来掐死这

孩子……”

王妈连忙打断：“你这丫头，这种话是你能说的么？”

那丫环连忙止住，又换了其他话题，说道：“老爷的为人我们都清楚，夫人说一，他不敢说二，怎么可能在外面乱来？！”

“你这丫头！”王妈瞪了她一眼，回头看看休休，叹口气说道，“这孩子多漂亮。”

夜里，休休迷迷糊糊中，听到外面有响动。

吴夫人推开门，手里握着一把菜刀，凶神恶煞地走过来，王妈连忙起身，披了件衣服就过来抓住吴夫人，劝道：“夫人，您这是做什么？那还是个孩子啊！”

吴夫人冷笑一声，呵斥道：“我就知道，他是嫌弃我不能再生育，偷偷在外面养了小的，现在孩子都带回来了，过段时间，怕是另一位夫人也要来了……”说到最后，吴夫人居然哭起来，对王妈诉苦道，“你我都是女人，都做过母亲，怎么会将自家的孩子丢弃？如果，不是他在外面的野种，你说说会是谁？”

王妈一边安慰着，一边试图取了吴夫人手里的菜刀。这时候，吴老爷也进来了。看他那憔悴样，这一天一夜，定是被吵得没有休息。他走过来轻声细语地安慰着：“夫人啊，都老夫老妻了，我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我怎么会做出那种事？”

“怎么不会了？！”吴夫人的火气立刻朝吴老爷发过去，咄咄逼人地叫道，“你不就嫌弃我老么？不就怪我没准你纳妾吗？想当年，你家落难的时候，若不是我娘家人出手相救，你哪有今天？！现在用不着了，你就要过河拆桥了，是不是？”

“夫人，你这是什么话……”

休休被他们吵得晕头转向，吱呀呀说着婴儿语言：“我不是野种，我是孤儿。”虽然，她目前是没有权利这么说。

“那你告诉我，她母亲是谁？”

“我不是说了吗，我根本不知道啊，我是在路边捡的。”

“早不捡，晚不捡，偏偏出趟远门就捡个孩子回来。老爷，您还真是运气好啊！”

“唉！夫人啊，我从没骗过你……”

“谁知道呢！现在野种都带回来了。”

休休见吴夫人举着菜刀的模样好恐怖，又没有自我保护能力，最后只有使用婴儿特权“哇哇”大哭起来。悲凉的哭声，在酷热的夏天，也让人觉得心凉。

休休这回绝望了，本以为被有钱的主儿捡了，以后就有好日子过了，没想到，喜欢女孩的吴夫人居然想杀了她。上帝啊，虽然你现在在美国，也请你可怜一下



休休吧，休休真的好命苦。

上帝没有听见休休地呼喊，再次被丢弃的命运已成定局。少年从王妈手里接过休休，听王妈细声嘱托：“小格子，一定要给这孩子找个好人家。”说着，竟伤心地抹着泪。

少年重重地点了点头，说道：“我一定会替她找个好人家的。”

烈日高照，京城街道某处，围满了百姓，将这一代堵塞得水泄不通，只见中间一名少年额头直冒汗水。

一名贼眉鼠眼的大汉叫道：“快把孩子还给我们，我们不会报官，只希望你以后要学好。”

少年吸了口气，大声吼道：“这孩子不是你们的！”

“那是谁的？”

经人一问，少年愣了愣，瞧见人群里有位衣着特别显贵的，便抱着休休挤过去，跪在地上叩拜道：“对不起老爷，我只想带她出来转转，没想到遇见这些人，他们非要我把孩子卖给他们。”

少年不知道他面前的人到底是谁，确切地说还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不过休休立刻被这个男人给迷住了，心里叫着：“这么英俊的男人，一定要把握机会。”

蒋探自然是惊讶地看着止容王爷，正欲出面阻止那莫名其妙的少年说那些莫名其妙的话毁坏王爷的声誉时，止容王爷连忙使了个眼神。蒋探心领神会，一道寒光直直射向那六个人。

他们明显被吓着了，一方面是因为止容王爷腰间佩戴的玉，识货的人都知道，那是属于哪一类人才有权佩戴的。另一方面，围观的群众里终于有人认出这六个人来，大叫着：“他们是烟雨楼的。”

眼看大势已去，若不跑就是白痴。这六人找准了机会，一溜烟地窜没了踪影。

蒋探摇摇头，说道：“天子脚下，已经如此，其他地方又是何等模样？”他的感叹，止容王爷没心思附和，因为刚刚抱着孩子的少年，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将孩子丢到他怀里，已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休休呀呀地挥舞着手臂，笑咪咪地望着这个好看的男人，那笑容真是甜腻极了。不止是围观的百姓会觉得这孩子是止容王爷的，甚至连了解止容王爷一举一动的蒋探，也觉得这孩子是不是王爷背地里制造的？

止容王爷气恼了，辩解的话也懒得说，看着怀里可爱的娃子，气不打一处来。

他以为这里出了事,才过来看看,可没想到会无缘无故多个孩子。

止容王爷一张英俊的臭脸与休休挥舞着小小的手臂发出的“咯咯”的笑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是为自己糊里糊涂多了个孩子懊恼,一个是因为见到这么英俊的男人庆幸。

马车里的笑声令赶马车的蒋探忍不住再次笑出声,伸个脑袋进来问道:“王爷,您什么时候有了个孩子啊?”

京城的人都知道,止容王爷是绝对的金龟婿。家世自然不用说了,是皇帝的亲弟弟,相貌那也是绝对的英俊,除了脾气有些阴阳怪气外,找不出任何缺点。可京城的人也知道,王爷从来不碰女人。从止容王爷成年起,就有络绎不绝的人要把这只金龟婿上钩。有些也动用了裙带关系,巴结皇后,甚至巴结太后,要把女儿塞给他。持久的战斗长达四年,依旧没有成果,太后不由担心起止容王爷是不是心理有问题。

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不碰女人的止容王爷,突然抱着一个可爱的女婴回到容王府,如果没有引起点轰动,那简直是有违常理。

只见那些忙碌的家丁纷纷停下手头的事,用惊讶的目光盯着一张臭脸的止容王爷,再看一脸笑意的蒋探,脑子里立刻冒出了无数个猜测。

休休还望着止容王爷笑,因为讲不出话来,也就只能用这种不花钱的笑容,来博取止容王爷的欢心了。可,他怎么老是臭着一张本该迷倒众生的脸?活像谁欠了他几百万似的。

休休正纳闷时,止容王爷已经把她丢给了容王府的一名丫环,转身消失在房间里。休休正眼巴巴地望着消失的背影,就听到那丫环自言自语道:“这是哪来的孩子?”

止容王爷不近女色还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据,那就是容王府的女子寥寥可数,一共也就三个,还都是十四五岁的小丫头。这不,抱着休休的丫环,很快就觉得手臂酸麻,不敢用力,也不知道该放哪里。

止容王爷同蒋探转进书房后,热心的家丁还有另外两名丫环,纷纷跑来看望,顿时房间里挤满了人,你一言,他一语地谈论着。

“这孩子好漂亮啊!”喜欢孩子几乎是女性天生就拥有的美好品德,一名丫环看着眼馋,也想抱抱这个软绵绵的“肉球”。

“你会带孩子吗?”另一名丫环动作比较快,已经从那名丫环手里接过了孩子,一边逗弄,一边问道,“香菱,你知道这孩子是哪来的吗?”

被称作香菱的丫环茫然地摇摇头,回忆着王爷将这孩子交给她时的情景,说



道：“我哪里知道，王爷不是去宫里了吗？怎么会突然抱个孩子回来？”

“我猜啊，可能是捡的！”一名二十出头的家丁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他很清楚王爷不会做这种事。

“不可能的！”立刻有人持反对意见，而且还举出了反驳的证据，他盯着休休，说道，“这娃子大概也就三四月大，哪个娘亲会那么狠心，将这么可爱的娃子丢弃？”

“那倒也是啊。”

所有人都觉得很有说服力，但……

“难不成，这孩子是王爷的？！”

也不知是哪个家伙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这倒是将所有人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互相莞尔一笑。关于这孩子是王爷的说法，几乎没有人怀疑了。

书房里，止容王爷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桌前，面无表情。蒋探站在边上，隐忍着笑意，时不时地打望着止容，咳嗽了一声，小心翼翼地问道：“现在怎么办？”

止容甩给他一个臭脸，似乎在问：“你说怎么办？”在街上他抱着孩子，孩子一个劲地对他笑的情景似乎还在眼前，而围观的百姓传递过来的羡慕和暧昧，令他又不敢申明这孩子不是自己的。那样，好像他成了遗弃孩子的元凶。虽然，止容王爷一直以冷血著称，但当时却不知是哪根筋不对，居然抱着孩子上了马车。

止容想了想，对蒋探说道：“你可记得那个少年？”

蒋探点了点，立刻明白了王爷的意思，便道：“卑职现在就去找他。”

蒋探从书房里出来，一名家丁慌慌张张跑过来，见到他便急急说道：“不好了，不好了，小姐一直哭呢！也不知是为何？”

蒋探一时没明白是哪个“小姐”在哭，茫然地看着那名家丁。由于止容王爷偏爱清静，所以蒋探除了担任王爷的保镖，还兼职王府总管，王府里的事必须通知他。

家丁见蒋探愣住，也不知是心急，还是口误，反正为了说明到底是谁在哭，便补充道：“就是王爷刚刚抱回来的小郡主啊，她哭得厉害，香菱她们哄不住！”

蒋探总算明白过来了，“扑哧”笑了一声，朝里面望望，也不知王爷刚刚有没有听到，府里的人也认为那孩子是他的了，而且，称呼都变成郡主了。

蒋探是负责的总管，既然王爷把孩子抱回来了，自然要负责了，便跟着家丁去看看那个小不点。

休休扯着嗓子，竭尽全力地使用婴儿特权。因为她不会说话，现在又很饿，而

这个王爷府简直就是单身汉集中营，孩子哭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休休不可能去抓那三名发育不全的丫环的胸部，表明自己的意图吧。

蒋探走过来看着孩子，皱皱眉思索着：这一路上回来都没哭，现在怎么哭了？难道是因为王爷？这个猜测还没等蒋探去证实，王爷已经来了。

休休瞥见王爷，担心自己继续哭闹只会招人厌，便渐渐止住哭声，为了表示自己喜欢王爷，还挥舞着小手臂，要扑进王爷的怀里，更是“咯咯”地笑起来。

一屋子的人惊讶地看看王爷，王爷虽然臭着脸，但还是接住了孩子。而那孩子，到了王爷怀里，真的不哭了。随着事态的发展，王爷府的人更坚信那孩子就是王爷的了。

一群没有带孩子经验的单身汉们，面对这个小不点，顿时忙做一团乱。有家丁叫厨子做婴儿吃的东西，可厨子也没带过孩子，不知道婴儿要吃什么。有丫环拿了旧衣服说要给孩子换了，可没有一个明白休休的意思。

虽然，臭着脸的止容王爷还抱着孩子，孩子目前没有哭，可她咧开的小嘴，泪汪汪的眼睛，着实让王爷府的大伙儿心疼。后来，名叫香菱的丫环明白了休休的意思，小心翼翼地对止容王爷说道：“奴婢觉得，孩子大概是饿了……她这么小，只能喝母亲的奶水……”

间接意思便是问王爷，这孩子的娘亲呢？怎么没一块儿来？

经香菱一提，蒋探恍然大悟，立刻派人去寻找奶妈。

容王府突然急聘奶妈这件事在当天下午就如同沙尘暴一样，散布京城每一个角落。多有八卦者问：“是不是容王爷的孩子？”容王府的家丁们均避而不答高深莫测地笑笑。不正面回答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奶妈很快就找到了，孩子也不哭不闹了。可关于止容王爷的花边新闻才刚刚开始……

“听说没？容王爷有个孩子。”

“怎么没听说，估计现在整个京城未出阁的小姐，定是气得肝肠寸断。”

各家小姐萎靡不振，万念俱灰，悲痛欲绝咬手帕的情景，立刻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眼前。两个同是今天早上经过容王府，又喜欢八卦的老百姓，喜滋滋地相互交流着最新消息。

“听那奶妈说，孩子可漂亮了，相信孩子的娘也是位美人儿。”

“可不是，王爷是什么身份，看上的肯定不是一般的美人了。”

他们越说越起劲，完全没有注意到隔壁桌，某个男子的脸色已经由通红，逐



渐变成猪肝色。而与这男子同桌的另一个人,则是一副看戏的模样,还不忘调戏一番。

“王爷,作为朋友一场,你似乎太不耿直了,有了孩子也不说一声。”

止容王爷握紧拳头,恨不得打掉对面那张可恶的脸,最后大概是觉得这里人多,冲动会带来负面影响,才收敛了一些。

然而,止容王爷这个损友蓝绛宇,天生就具备损人的各种资本。他似乎没有看到止容越来越难的脸色,继续笑嘻嘻地说道:“有机会把嫂子带出来,我也好认识认识。也好瞧瞧,是何方神圣,有本事把你弄到手。”

“咚”止容一拳打在桌子上,这一拳的力量不可小觑,若是打在人的身体上,估计也会像这桌子一样,中间破个窟窿。

原本是没有人注意到止容王爷的,结果桌子破碎的声音,硬是将茶楼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引了过来,这其中不乏认识止容的。认识王爷的,当然也了解王爷的脾气,知道他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没好心情。所以,今儿个就算王爷是真的不高兴,为了表示祝贺,他们还是走过来行了礼,说了贺词,最后加一句:“王爷的喜酒,可别忘了老夫。”

那些正谈论得起劲的百姓,闻声朝这边看过来,激动的眼神就好比狗仔队抓住了花边新闻的主角,皆一个劲儿地瞧,记性好的人当然也想起了前两天在街道上发生的事了。

只不过,主角似乎没有露出一一点因为升级做了父亲而高兴的神采,淡漠的神色几乎能将人冻成冰块,冷冷扫过众人,欲言又止,最后狠狠甩了衣袖,扬长而去。

“蓝将军……这……”体态臃肿的某个官员,指了指王爷的背影,以为自己说错了话。

蓝绛宇嘻嘻一笑,道:“王爷没事,只不过表达高兴的方式不同罢了,李大人别放在心上。”

这体态臃肿的大臣,便是吏部尚书李大人,家有小女儿双八年华,眼巴巴望着止容王爷这块肥肉,目前看来自家小女的动作是慢了一步,惋惜之色难免露了出来,盯着止容的背影:“可惜啊,可惜……”

京城的百姓上十万人口,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止容王爷,不过,今儿个不同,止容王爷觉得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人的地方,都觉得他们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他,低低说话就好像是在热烈地讨论。尽管这些人有的只是觉得那小伙子英俊帅气,再看他一身华服,想来定是位年轻有为的人才,谈论也不过是问一下有谁认识他。

“你一定就是外乡人了，他可是赫赫有名的止容王爷！”这就是作为京城人的骄傲，只见那说话的人，高高挺起胸膛，还不忘使用鄙夷的眼神去打量这个外乡人。

“还有一件事，你就不知道了吧？”另一个人插话进来。

“有什么不知道的！不就是止容王爷当爹了嘛。”这件事，估计连京城的小孩子都知道。真不知有什么好炫耀的？

止容王爷离这群人至少两丈的距离，可他们的对话如同电流一样，直通到他的耳朵里。他身体明显一僵，顿了顿，很快便加快了步伐。

俗话说，有人谈论总比被人遗忘的好。止容王爷可没觉得高兴，他臭着脸回容王府，还没到门口，就已经听到了从里面传出来的嘻嘻哈哈声。

死气沉沉的容王府，就是过年也没这么热闹过。香菱抱着休休，一群有事做却不做事的家丁围着香菱，使出浑身解数逗孩子笑。这些把戏在休休看来，真的是土得掉牙，不过，为了搞好关系，她还是勉强地笑了笑。

“你们都很闲么？！”

冷冰冰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众人一看是止容王爷，连忙一声不吭，灰溜溜地回自己的岗位去了。

止容王爷对休休伸过去的手臂视而不见，大步流星地去了书房，又“砰”一声关了门。休休眼巴巴望着，心里想，难道自己做错了事，惹他不高兴？可自己明明还是婴儿，能做什么事？为了享受止容王爷温暖又充满男子汉冷漠气概的怀抱，休休很卑鄙地使用了婴儿特权。

“哇哇……”

那哭声绝对凄凉，香菱被吓着了，焦急地看着怀里的孩子，只见她挥舞着小小的手臂，扭曲着身体，目的地是书房。

香菱一直很怕止容王爷，犹豫了一会儿，最后实在不忍心孩子哭得那么伤心，遂抱着她敲响了书房的门。

开门的是来无影去无踪的蓝绛宇，香菱吓了一跳，她一直在院子里，没看见蓝将军来过啊？

“这就是王爷的孩子吧？”蓝绛宇明知故问，伸过手要抱抱孩子，却见那孩子黑溜溜的眼睛一直望着他，居然不哭了。

这个男人是休休见过的第二个帅哥，对帅哥没有丝毫免疫力的休休，立刻咧嘴一笑，伸着小小的手臂，欢欢喜喜地扑进了蓝绛宇怀里。

“这孩子好可爱！”蓝绛宇逗弄着怀里“咯咯”笑的孩子，浑然不觉得自己同样的



话讲了三遍,止容王爷忍无可忍,摔了手里的折子。

休休立刻发觉自己疏忽了止容,笑还挂在嘴边,下一秒号啕大哭,挣扎着要脱离蓝绛宇的怀抱。止容可是王爷啊,这种有身份的人收养了自己,才会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

“哭哭哭!除了哭还会什么?!”止容冷冷地吼了句。

休休卡在喉咙里的哭声没敢继续。

“王爷,人家还是孩子啊,你不要这么凶。”蓝绛宇大手轻轻拍拍怀里的孩子,责备地说道,“真不敢相信这孩子是你的,你那臭脾气和这孩子一点儿也不像!难道你小时候就没哭过?”

“她本来就不是我的!”止容王爷冷冷的目光移过来,“明日便会找到那个少年。”

什么?什么?王爷也不要我了?呜呜……不要啊,人家不要。

“李妈妈,你说小郡主怎么了?”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变成白痴了?香菱紧皱眉宇,抬头看看床边那位二十七八的妇人。

李妈妈便是休休的奶妈,生过三个孩子,算是比较有资历的母亲。可,面对眼前这个不哭不闹,黑溜溜的眼眸明显有些涣散的孩子,的确不知道是为何。

昨天,香菱从蓝将军手里抱过孩子起,孩子便是这副模样了。夜里照常睡,不哭不闹,李妈妈喂奶,她就吃,不喂了也不吭声。明明是惹人喜爱,却突然变得令众人担忧起来。她不禁担忧孩子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变成白痴了?

“瞎说,孩子这么小,哪会受什么刺激。”香草的猜测,李妈妈很快给予否定。

香草叹口气问道:“那小郡主怎么了?”

李妈妈闭口不说,充满慈母光华的眼眸,盯着休休许久,无声地摇头。

不多时,有家丁进来,手里拿着孩子喜欢的小鼓,逗弄了半天,也不见孩子有反应,最后只得无奈离开。

又一名家丁进来,手里是做工粗糙的布娃娃,但在那个时代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他也逗弄着床榻上的孩子,却见孩子圆溜溜的眼眸,一直望着他,丝毫不给予反应。

休休目前的状况让好不容易有些人气的容王府,顿时陷入一片萧条状态,大家都非常担心小郡主,蒋探不在,六神无主也不敢找止容王爷。甚有大胆的家丁,自掏腰包请了大夫,大夫却看不出所以然来。

时间一晃,一天已过去大半,吃过午饭之后,休休觉得那少年大概快来了,自